

赴日特派记者访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 应让下一代全面知晓历史

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

“70 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。”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看到，日本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正在被时间冲淡。与此相伴的是“不关心历史”的现象，“不仅仅是孩子，战后成长的大人也一样。战前和战后出生的人，在历史认识上的差距更不可避免”。

“但即便如此，”他强调，“仍然应该努力让下一代全面地知晓历史。”

历史认识复杂而多元

讲述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高原认为，在日本，历史认识复杂而多元。

在战争记忆最为浓烈的原子弹爆炸地广岛，高原记得那里有一块纪念碑，上面有一句誓言“请安息，不再犯错误”。“碑上的这句话是说，我们以后绝对不战。”他说，战后的日本人认为，战争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人在战场什么坏事都做。“这句话没有主语，没有说清楚这究竟是谁的错误。”

那么，谁应该背负战争责任？高原指出，发动战争的责任者当然是存在的。日本人接受了战后东京审判的一些判断，他认为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战争本身没有责任，但是他们有责任正视历史、吸取教训、传于后代。

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，“据我所知，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”。高原说，但日本也有学者主张“大屠杀虚构论”，美化战争。

还有更复杂的情况。他提及“偕行社”，那是一个创立于明治时代的陆军军人团体，会员超过 8000 名，既有退役陆上自卫队干部，也不乏二战日本老兵，这样的构成往往给人立场保守的印象。“但他们自己做调查研究，承认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。”高原说，“在日本，历史修正主义者并不是主流。”

历史认识有时还面临政治干扰。高原认为，关于靖国神社问题，日本领导人参拜折射出的所谓“国家利益”现在看起来不太明确。“安倍 2013 年参拜靖国神社，在中国被认为是为了巩固权力基础和唤起民族主义。



■ 广岛原子弹死难者纪念碑上刻有一句誓言「请安息，不再犯错误」
图①

但看日本媒体的调查，当时更多日本人反对参拜。参拜不是统一了日本人的看法，不是提升了凝聚力，而是造成了分裂。”

战争史战后史都重要

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，高原没有亲历过战争，不过他觉得，战后的日本和战前的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，战争的经验彻底改变了大多数日本人的价值观。

“一般的日本人，战后放弃了‘富国强兵’中的‘强兵’目标，在上世纪 70 年代高度成长期结束后，也不再认同‘越大越好’。对

那种现代化的价值观都不太重视了，而对英国学者提倡的‘小就是美’的价值观有所共鸣，对资源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非常关注。”高原说，“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日本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有很积极的贡献。为了共创未来，日中两国国民也不应忘记来之不易的这段战后历史。”

“这个夏天，日本人需要回顾两种历史：战后历史刻画出日本人过日子的模样，如何与世界交往；战争历史凸显反战主题，提醒人们当年如何走向战争。”这位著名中日关系专家强调，战争历史与战后历史同样重

要，今年这个“有点不一样”的时节是反思的好时机，日本人需要看到历史背后的关键词：“学习”、“教训”和“反省”。

中日关系坚韧又脆弱

谈及中日关系，高原看到了坚韧性和脆弱性。“坚韧性以经济交流为主，还涉及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社会文化交流。双方经济相互依存，文化和社会领域有很强的亲近感。”脆弱性则突出体现在安全与历史问题上，“近年有太多消极事件，两国媒体也酷爱批评对方，导致出现认识隔阂”。高原认为，双方在各个层面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流的基础错位，媒体应该更加全面和客观地报道。

积极的努力也应该看到。为纪念中日建交 40 周年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高原主编的《日中关系 40 年史（1972-2012）》中文版，执笔者涵盖日本学界 60 多位权威学者。丛书共四卷，讲述一个共同主题：日中之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交流合作，以及复杂化的利益与感情。高原认为这非常有意义，“日中以及世界对了解日中关系都有需求”。今后日中关系如何发展，不仅关系到两个国家，还会对地区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。

战后 70 周年之际，高原觉得“老调重弹”仍然有现实意义：日本人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是跟中国人一样的普通人。“要全面看日中关系，日中合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但目前这样的潜能还没有被充分挖掘。”

赴德特派记者访慕尼黑大学生帕特里克 中学八年学了三遍二战史

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

“我知道，提到德国人，大家都会说我们必须为二战道歉，我们已经道歉了。而我是战后出生的第三代人，跟这场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包括我的父母也是。所以，这让人感觉有点怪异。”即将毕业的慕尼黑大学生帕特里克·冯·海姆伯格如是说。

只想说“好了我知道了”

念中学的八年里，帕特里克学了三遍二战历史。他告诉新民晚报记者，在德国的中学教育里，二战历史、犹太人大屠杀是很重要的话题。“老实说，一遍又一遍地学让人有些恼怒。但这是德国学生必须要学的内容，当然也是有必要的。我很想说，好了我知道了，德国人做过一些坏事，但我跟这场战争没有直接关系，没必要弄这么大一个话题。”

“达豪离慕尼黑很近，在老师带领下，我去过达豪集中营两次。”有时老师还会组织学生去柏林旅行，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必不可少。“要是我自己，也许会去，也许不会。”帕特里克说，以色列也有很多博物馆，他去那里时，人们总说有一些德国人必须去的、讲述犹太人历史的博物馆。“关于这段历史我听得够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战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我只想说我知道了，我永远不会再做这样的事。”

其实不仅是帕特里克，很多德国人都觉得一遍又一遍学习二战历史有点过。但在与



■ 慕尼黑一家商场图书柜台显示，《他又回来了》（中）列畅销书排行榜第十七位
齐旭摄

二战有关的德国博物馆、纪念馆里，还是能看到许多德国年轻人的身影。“我的很多朋友会自觉自愿去参观那些博物馆、纪念馆，他们觉得很有趣，毕竟这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，而且总会展出一些新发现或纪录片。”帕特里克坦言还没去过 5 月新开张的慕尼黑纳粹档案中心，“但母亲一直很想带我去”。

“英国老爷爷不喜欢我”

二战也给帕特里克的家人带来过不幸。帕特里克对新民晚报记者说，他的奶奶有个

兄弟，二战期间是德军飞行员，死在战场上。“祖母在普鲁士，祖父在立陶宛，他们被苏联人带到西伯利亚，在那里辛勤劳作了几二十年。”帕特里克的母亲出生一年后，一家人才从西伯利亚回到德国。帕特里克说，祖母从来不说战争有多可怕，“她只是淡淡地说‘好吧，战争就是那样’或者‘那就是生活’”。

而历史也让帕特里克困惑过。他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，他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那户英国人家里的老爷爷非常不喜欢他。“因为我是德国人。当然他们对我没有很糟

糕，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不喜欢我。”

不投票给新纳粹分子

别以为帕特里克是个厌倦二战历史、企图遗忘过去的德国年轻人，私下里他也是历史爱好者，会找很多历史题材纪录片或电影来看。尤其当提到外来移民，帕特里克更是展现了新一代德国年轻人的开放态度。

“虽然德国右翼政党，比如 NPD（德国国家民主党），但比其他政党小得多。”帕特里克对新民晚报记者说，自己永远也不会将选票投给那些右翼新纳粹分子。“他们声称会禁止外国人移民到德国，但我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。德国正进入老龄化，我们需要年轻移民来工作，而且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化，这很好很有趣。你看，慕尼黑现在就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城市。”

帕特里克认为，尽管移民带来了些许治安问题，但“作恶的毕竟是少数，不能以偏概全，德国人也有不好的”。

《我的奋斗》是胡说八道

今年，希特勒自传《我的奋斗》的 70 年版权保护即将过期，是否应当对这本书开禁在德国引发争议。但实际上，由于 1936 年起第三帝国政府向每对新婚夫妇都赠送《我的奋斗》，很多德国人家至今还有这本书。

“我的一些朋友家就有”，只不过很多人不屑读，扔在角落里。帕特里克告诉新民晚报记者，如果这本书再版他也不会买，“那本书是胡说八道，我对更有趣的书更感兴趣”。

帕特里克说，事实上，希特勒近年来正成为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的题材，2013 年出版的喜剧穿越小说《他又回来了》就是个典型。这本书以第一人称的方式，虚构了二战结束前夕希特勒自杀未遂、穿越到 21 世纪新柏林的遭遇，至今仍未跌出畅销书排行榜，并成为媒体热议话题。